

这次肺炎恐怕又会让理智的人再次聚焦“疾病”的问题，深思关于“身体”的问题。

疾病有多可怕？医院走廊天女散花货币的场景真的印证了医圣仲景两千年前所说的话：

“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

我们先不谈疾病，因为疾病的宿主是我们的身体，所以对身体的正确认知比疾病更为重要，换句话说，医理比医病更为重要。

《内经》上首次出现“身体”一词是在《上古天真论》中“女子七七男子八八”的章节，原文是：“（女子）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如果用小刀在竹子上刻字的话，而且是繁体字的话，按我的水平来说，估计要在半个小时刻一个字，按照键盘侠拼音录入的基本标准来说，一分钟怎么也要八十到一百个字，所以，古人是惜字如金的。特别是《内经》成书于先秦到西汉期间，那段时间用膝盖想也能知道是没有打印机和A4纸的。前边那几个字不说了，就说身体盛壮，如果意思是一个，我宁可“刻”成“体壮”完事，干嘛还身、体、盛、壮？所以，身和体，不是一个词，而是两个意思。

身和体，在汉字起源中，均为会意字。

象形文字左图为身右图为体

身，象形字是一名孕妇。关键是里边的一“点”。这一“点”就不是小刀在竹子上刻了，因为它不是秦篆，只能是尖锐一点的石头在龟甲上一点一点磨，绝对的“多一笔不如少一笔”。那这一点又是啥意思呢，按照经文：“两神相搏谓之精，常先身生”，这一点，就是人身之“元精”了，而且是“常先身生”，是没有意识没有妄念，靠自性工作的元神，也就是我们的先天了，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我们的气机是绝对无法发动的。

體，也就是体的繁体字，也是个会意字。首先需要研究的是右侧的“豐”字，按《说文》字解，體从豐。古人所在的年代是个靠天吃饭的年代，其最为神圣的事情莫过于祭祀，祭祀是啥意思，说白了也就是人和天的对话，空着手总不合适吧，所以“豐”就是个祭祀的仪器，那必须是个神圣隆重的物件，因为只有它能够祭天。而“骨”为干，在体内喻为收藏之意。脏主收藏腑主运化，那么这个“體”实际就是我们体内的有形物质了，说白了也就是五脏六腑了。

因此，身体喻为先天之元精及后天之脏腑，缺一不可。所以，当我们认真的死抠经文的时候，就会发现里面的奥秘了。按照我们祖先的智慧，万物最终还是回归阴阳，先天元精即为无形的真阳，后天脏腑即为有形的真阴，那么我们的身体如果真的好，那就是“形与神俱”或者说“阴阳和合”，如果我们的身体出现问题，那就是“阴阳分离”或者说“阴静阳躁”。

身边的人，尤其是病人，无外乎“阴静阳躁”，尤其是那些阳躁的，精力旺盛的，白天指手画脚晚上灯红酒绿的。精满不思淫，神满不思睡，正气和邪火，区别还是相当之大的。

“不知持满，不时御神，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起居无节，务快其心”，是我们的真实写照。

而，“阴阳分离”，有过ICU陪床的人可能最有发言权了，眼睛往上翻，大小便往下走的，吹灯拔蜡的，也就是阴阳分离了。

因此，阴阳分离，则死，阴阳不和，则病。新冠病毒也好，非典型性肺炎也好，埃博拉也好，禽流感也好，只不过是西医按照外国人的发散思维延伸出来的奇特词汇，他们的词汇，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神秘，而祖先的词汇，只有阴、阳两个文字符号。我们与其去研究这些词汇，或者按下葫芦浮起瓢，就不如在祖先的指导下认知，还是那句话，疾病不可怕，关键是健全我们的认知系统，我们都是病人，都在求医问药的路上。